

独幕话剧

荣誉

福州市运输公司职工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
陈 福 生 执 笔



內 容 提 要

独幕話剧《荣誉》描写青年运输工人周金标在装运出口脱胎漆器时,不慎出了事故,他片面追求所謂小組荣誉,抱着侥幸的心情,不愿向組織如实反映。周父是运输装卸小队长,发现了这件事,及时报告上級,并跟大家一起弥补了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周金标在事实面前,經過亲属和同志們的批評教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思想,并决心改正。

剧本指出在比学赶帮运动中應該树立集体主义的荣誉感,同时,批判了锦标主义思想。

时 間 现代,一个周末的黄昏。

地 点 某运输工人新村。

人 物 周金标 二十三岁,运输工人,初中毕业后参加搬运工作。

周大孀 四十七岁,家庭妇女,周金标的母亲。

周必进 五十岁,运输装卸小队长,共产党员,周金标的父亲。

陈炮炮 四十五岁,运输装卸小队副队长。

周小英 二十岁,脱胎漆器厂女工,共青团员,周金标的妹妹。

〔幕启前，报幕員上。〕

报幕員 下面的节目是独幕話剧《荣誉》。剧中
有个青年搬运工人，叫周金标，他去装
貨还没回来。請观众稍等一会。

〔幕后，周金标声自远而近：“我来罗，
我来罗！”周金标身穿搬运工作衣，披
着肩布，匆匆上。〕

周金标 报幕員同志，我来了。

〔报幕員欣然下。〕

周金标 （向观众）我就是周金标，是个搬运工
人。我爸爸也是搬运工人。哦，他还
是个老工人呢！可巧，我們俩在一个
队里干活。說起我們这个小队，那是
个連續五年的先进班組。嘿！我們队
的事迹，广播电台編成歌来唱，还……
还上过报啦。当这个队的队員，可真
光荣！对了，这几天公司正在評选今年
度的先进班組，我看哪，这紅旗准又是
我們的！当然罗，我爸爸說得也对，可

不能自滿，还得好好地干，永远保住先进班组的称号！

〔幕后喊声：“周——金——标！汽车要开啦！快上车！”〕

周金标（向幕后）来——罗！（兴冲冲地对观众打招呼）我还得上火车站搬貨去呢。
〔周金标在灯光暗轉中急下。幕后传来汽车引擎发动声和喇叭声。〕

〔在音乐声中幕启：周家，外室。陈設简单朴素。壁上挂着奖状。透过正面的一扇双开窗，隐约可见火车貨站的场景，并不时地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有门分別通向戶外及厨房。〕

〔周大嫻在补麻袋。桌上收音机正播送乐曲，曲毕响起“嘟——嘟——”对钟訊号声。周大嫻焦急地望着桌上正指七点的鬧钟。〕

周大嫻（自語）这时候了，一个个怎么都不回来？

〔周大嬸將飯桌上冷了的菜湯端入廚房。

〔周金標若有所思地上，走路略有跛狀，但強振精神。偶見壁上獎狀和聽到桌上收音機播送《歌唱裝卸小隊》的歌曲。內心有所感觸。关上收音機。

〔周金標無意碰掉桌上脫胎漆器火柴具，隨手拾起，見已摔壞，猛一怔！

周金標（不安、自語）呵！壞了。糟糕！（思索）不，那是裝在箱子里的，不可能摔壞的，可……

〔周金標在苦苦思索。

〔周大嬸上。

周大嬸 孩子，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見周金標疲憊狀）看你，累成什么样了！早跟你說有病就請假嘛，可你偏要去上班。跟你爸爸一模一樣，真是天生的一對——閑不住！

周金標 媽，生產這麼緊張，要是有点小毛病就

請假，那怎能保住紅旗呢。現在人家正在學我們，趕我們，還要超我們呢！你說，我能躺下休息嗎？

周大嬌 好了，好了！我不說了，不說了。你們父子倆就是……

周金標 （學周大嬌語調）就是天生的一對——閑不住！是嗎？

〔周大嬌張羅開飯。

〔周金標復拿起火柴具，沉思。

周大嬌 怎麼，你又不舒服了？先吃飯吧，早一點休息去！

〔周金標立起，突感腳痛，伸手撫痛處。

周大嬌 腳怎麼啦？

周金標 沒什麼，被箱子砸了一下。

周大嬌 多大的箱子？我看看！

周金標 裝脫胎漆器的箱子，沒什麼。你看，（強作健步）這不是好好的！（忽有所思）哦！媽，這事先別告訴爸爸。要讓他知道，可就麻煩了！

周大嬸 你呀，就怕你爸爸。快吃吧！

周金标 我不想吃，我还有要紧事找妹妹去！

周大嬸 哎呀，找妹妹急什么。今天是星期六，小英就要回来的。

〔周大嬸入厨房。周金标急下。〕

〔周大嬸端菜湯上。〕

周大嬸 跑啦？（奔向窗口探望）金标——金标！这是怎么的啦？

〔恰巧周必进挾一捆破麻袋进屋。〕

周大嬸 你！

周必进 （莫明其妙）我怎么啦？

周大嬸 （笑）哦，你回来啦。哎，你下午不是在公司开会嗎？哪儿弄回这些破麻袋？

周必进 噢，这是粮食加工厂的。上午在那儿运粮食，见他們沒时间补，就給带回来了。咱們再帮人家給补一补，星期一运粮食还赶着用呢！

周大嬸 （故意地）你呀，自己閑不住，也不让別

人閑着。明天我得检查卫生去。这回呀，可不給你补了！

周必进 那怎么办？用破麻袋装粮食，撒了多浪费。

周大孀 (笑)好了，好了。我会抽时间补的。生产上的事，我哪一回誤了你？可你呀，今天孩子有病也不叫他休息，累得他脚指头都給箱子砸了。

周必进 (警觉地)你說什么？給箱子砸了！这你怎么知道？

周大孀 都象你这个当爹的，沒把孩子放在心上。

周必进 什么箱子砸的？

周大孀 說是什么……什么装輪胎的箱子。还說別告訴你哩。

周必进 (思索，自語)装輪胎的箱子？輪胎还用箱子装？不对……哦，是搬脫胎漆器——那是用箱子装的。奇怪，摔箱子怕我知道，他想瞞住？(向周大孀)

哎呀，这摔不得呀！要是給摔坏了……

周大嬸 哦，还好沒摔坏。

周必进 （一喜）沒摔坏？

周大嬸 是呀！看他走路跟平常一样，还跑着去找小英呢。

周必进 唉，我說东你道西，我是說箱子有沒有給摔坏了。

周大嬸 箱子倒不知道有沒有被砸坏，这孩子也太毛糙了！

周必进 （掏出筆記本边看边思索，自語）“2408次列车 21 点开。”（当机立断地对周大嬸）我去一下，不回来吃飯了。对了，能見到老陈，就說我找他。

〔周必进披上工作衣、肩布，携手提包下。周大嬸不明去意，欲阻不及。〕

周大嬸 真是。

〔陈炮炮身穿搬运工作衣，手拿镰刀，出现在窗口。〕

陈炮炮 （大嗓门）嫂子，老周、金标他們还没回

来嗎？

周大孀 回是回来过了，可又都走了！火烧眉毛似的，也不知道又忙啥，連頓飯也顾不上吃。真是……

周大孀
陈炮炮 (合)天生的父子一对！

周大孀 (笑)可不是！（指陈炮炮手中镰刀）咦，你明天又下乡去？

陈炮炮 星期天在家闲不住，帮公社割麦子去。

周大孀 我说呀，你们这哥俩也是……

陈炮炮 (抢了先)天生的一对！

〔陈炮炮刚走两步。

周大孀 (忽然想起)对了，老陈，刚才老周还急着找你呢！

陈炮炮 哦，什么事呀？

周大孀 他呀，除了生产、学习，还能有别的。

陈炮炮 可也是。好，我回头来。

〔陈炮炮下。

〔周小英唱着《我们年青人》的歌子，連蹦带跳上。

周小英 媽呀，哥哥回來沒有？我晚上要跟哥哥到文化宮去排戲。

周大孀 什麼，排戲？

周小英 是呀，媽，排《榮譽》。

周大孀 （故意打岔）什麼，你買“農具”幹麼？

周小英 哎呀，媽！

周大孀 （假裝生氣）你們兄妹倆，回到家里一刻也呆不住，哥哥有急事找你，你也急着找哥哥。你們哪，一個個都是忙人，就我这老太婆是個閑人！

周小英 （討好）你哪算是閑人！又顧我們吃，又顧我們穿，一天忙到晚，什麼事都替我們安排得好好的，讓我們安心地搞生產。再說還整天幫爸爸忙隊里的活，（指麻袋）喲，這不是。哦，還有哩，居委會的事還少呀，媽，你老人家也是在干革命哪！

周大孀 （嗤的一笑，快慰地）小鬼，我可不要你表揚！吃飯吧。

〔周大嬸下廚房。

〔周小英拾起一只未補的麻袋，邊縫邊哼《歌唱裝卸小隊》的歌子。

〔周金標急上。

周金標 小英，到處找你，看，你倒在這兒唱開了！

周小英 嚟，豬八戒倒打一耙！說好晚上去排戲，自己這時候才回來。還說呢！

〔周小英故意不理周金標，還唱。

周金標 妹妹，別唱了。

〔周小英唱得更歡。

周金標 我的好妹妹，你別唱了好不？

周小英 咦，哥哥，你不是最喜欢听这首歌嗎？還說哩——（模擬周金標聲調、動作）“我們裝卸小隊就是不錯嘛，還上過報啦！”可今天怎么啦……哦，剛才媽說你有急事找我，真有什么事嗎？

周金標 是呀，唔……其實也沒什麼，吃完飯再說吧！

周小英 咦，你怎么說話吞吞吐吐的，到底什么事呀？

周金标 （为难）这，这……小英，是这样的，我問你一件事，你們厂的脫胎漆器产品是怎么包装的？

〔周小英嗤的一笑。

周金标 你笑什么？小鬼！

周小英 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咦，你問这干么？

周金标 这你就別管了，說吧！

周小英 （不乐意地）紙包的。

周金标 （急切地）几层紙？箱底下还有什么垫着？

周小英 （更不耐煩了）你怎么打破沙鍋問到底啊！成了海关的驗貨員了。

周金标 （灵机一动，找到借口）你这人！爸爸不是常說，要做一个好的搬运工人，不光是会搬搬貨，卸卸貨，能完成任务就行了；还要熟悉各种貨物的特点，譬如

說……是怎么包装的。这样，才能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保证运输质量，保证生产安全。现在你该告诉我了吧！

周小英 (高兴地)好，你听着：(一本正经地)脱胎漆器是美术工艺品，它的特点是美观、适用。但它最怕震动……

周金标 (心情紧张)啊，最怕震动！要是这么高(手齐肩)摔下去会坏吗？

周小英 当然会坏！因为这东西很脆，只要震动得厉害，就会裂口，掉漆。不过……

周金标 不过什么？

周小英 脱胎漆器畅销国内外，运输线长，所以包装特别牢固，每一件产品不但包着好几层纸，而且箱子底下垫着很多竹丝。一般说是不容易摔坏的。

周金标 (松口气)嘿！妹妹，太好了。

周小英 我有什么好的？

周金标 哦，我是说你们厂的产品包装得好。

〔周大嬸上。〕

周大嬸 哦，金標也回來啦，吃飯吧。你爸爸不回來吃了。

周金標 媽，爸爸回來過啦？

周大嬸 （盛飯）回來過。他听我說你腳給箱子砸了，又急着走了。

周金標 （發急）媽，不是跟你說了，先別告訴爸爸，你……

周大嬸 這有什麼？你呀……

〔周大嬸下廚房。〕

周小英 你今天砸了箱子？

周金標 唔。

周小英 說了半天，你是把裝脫胎漆器的箱子給砸了？

周金標 箱子倒沒砸壞，就是箱子裏的東西……

周小英 摔壞了沒有？

周金標 不知道。當時我沒打開箱子看，就這樣裝上了火車。

周小英 （急了）哥哥，你為什麼不打開看看呢？

要是坏了，还运出去……哎，这件事队里的同志们知道吗？

周金标 当时没人注意到。对了，这件事……你先别说出去。

周小英 为什么？

周金标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绵羊撞上竹篱笆，进退两难哪！

周小英 什么“绵羊撞上竹篱笆”？这有什么好“进退两难”的。我看哪，你是黄豆出芽——两片心。

周金标 算了，你别给我扣帽子。这件事你别管好了。

周小英 (不服气)我偏要管！
〔周必进上。

周小英 爸爸……

周金标 爸爸……

周必进 噢，你们全在家。

周小英 爸爸……

周金标 (示意周小英不要说，急向前)爸爸，你